



# 汤圆里的思念

□ 筱 静

又一个元宵节快到了,踌躇在超市堆满各色的汤圆的冷柜旁,我的心忽然充满了忧伤。我想起长眠在家乡那座小山上的父亲,想起他再也吃不到我给他买的汤圆了,不觉地潸然泪下。

父亲爱吃汤圆,我却是在成年之后才知道。但是父亲做的汤圆,却香甜了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因为母亲工作忙,不能按时上下班,父亲便包揽了给全家做饭的活儿。那时弟兄姐妹多,日子虽清贫,但父亲却总能似巧妇般,

为我们做出各种美味的饭菜,到了节日的时候,更是变着法儿让嘴馋的我们能够吃得高兴,吃得香甜。

记忆中的元宵节,给我们做香甜糯软的汤圆是父亲节日第一要事。一大早父亲就会起来,用早就准备好的新鲜的糯米粉掺杂开水揉成面团,再用炒熟碾碎的黑芝麻加上白糖搅透做成馅。有时候,父亲也会教我们把一个个掐好的小面团在手里搓圆,压成饼状,然后将芝麻馅放在中间,再用双手捏拢搓成圆。父亲告诉我们,捏口的时候一定要捏紧,不然煮的时候,里面的馅就会很容易流出来。我们笨手笨脚,怎么也做不好,反倒脸上身上到处都沾满了面粉。而经父亲灵巧麻利的手,一个个圆滚滚、香甜甜汤圆便像变魔术似的蹦了出来。

做好了汤圆,父亲便把它们一个个放在竹匾子里,等着母亲下班回来。嘴馋的我心急火燎地不停地去大路旁张

望,等到我开心地拉着母亲的手回到家中来,父亲已经把汤圆煮好了。满屋子都弥漫着诱人的甜香,馋得我直流口水。父亲这个时候总会先盛上一碗给奶奶,然后再给我们兄妹一人盛一碗,最后轮到他们的时候,通常都是所剩无几了。而在与母亲推让的过程中,总是听到父亲推辞着说他不喜欢吃,吃多了怪腻人的。

煮熟了的汤圆晶莹剔透,裹在里面的芝麻馅依稀可见。用调羹把汤圆放进嘴里,香香的,甜甜的,轻轻地一咬,芝麻馅似溪水般流出来,那个酥软糯滑,堪比人间美味。

少年的日子一晃而过,那个馋嘴的丫头转眼之间已为人母。而父亲却一天天地老去,老到再也不能亲手为我们做那包含着浓浓父爱的汤圆的时候,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原来汤圆一直是父亲的最爱。而最喜欢吃汤圆的他却在那个清苦的年代把有限的食物化为最淳朴

无私的爱留给了他的儿女们。

于是,特意去超市为父亲挑上两包黑芝麻馅的汤圆成了每年元宵节必做的功课,我用这样的方式回报着日益衰老的父亲。前年冬天,被病折磨多年的父亲生命垂危,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不吃不喝,但当母亲端上我买回来的汤圆喂给父亲时,他却奇迹般地吃了下去。那时候还欣喜地以为父亲会活下来,但是几天之后,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曾经那样爱护着的孩子。

想到这儿,泪水再次朦胧了双眼,我仿佛看到那一个个香香甜甜的汤圆化为浓浓的思念在我的心里弥漫开来。



□ 陈树庆

# 乡村元宵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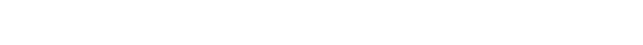
在家乡人眼里,乡村最美不过元宵节,大年是春节的序幕,元宵节才是春节高潮,就像压轴戏放在最后演一样。乡村小镇元宵节虽然没有县城阵容庞大,但也别具一格,融合了灿烂而悠久的乡土文化精髓,踩高跷、舞狮子、耍龙灯、划旱船,传递着一种古老而传统佳节的韵味。

在我的记忆中,演出者都是村里爱好文艺的叔叔伯伯婶婶们组成的,每天酒足饭饱之后,踱到村委大院里,边胡吹海聊边舞动起来。表演大都以戏剧化装人物出现,演出的故事情节均源于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整个表演既惊险刺激,又诙谐逗趣。于是震耳的锣鼓声、鞭炮声、人们的欢声笑语聚在一起,把整个村子渲染得既喜庆又祥和。好的文艺节目还要到镇上去汇演,各村儿里的叔叔伯伯婶婶们都暗地使劲儿,整个村庄都会因为元宵节的即将来临而沸腾。

到了元宵节这一天,大伙儿倾门阖户,扶老携幼,穿红挂绿,欢天喜地到镇上看演出去,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有镇上组织的,也有来自各村庄的,从清晨一直要到深夜。踩高跷的踏着高低不平的街道路面,摇晃舞步,动作惊险,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呼。舞狮子的从街一头舞到街另一头,活灵活现,锣鼓喧天。尤其是划旱船最有趣,漂亮的船姑娘坐在船舱,恰似一朵流动的花儿在小镇上飘荡,船儿搁浅了,老艄公用桨撬、肩扛、手抬,动作诙谐夸张,惟妙惟肖,引起阵阵喝彩声。元宵节时就连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老头老太太也要在儿孙搀扶下颤巍巍地出门观看。此时劳碌了一年的乡亲们身体放肆地扭一扭,憋屈了一年的嗓子吼一吼,喊出一年的舒心如意。因元宵节是乡村的狂欢节,于是,嬉闹声、欢笑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乡村元宵夜晚的交响曲,回旋飘荡在上空。

元宵节吃元宵,也是乡村一道靓丽风景。乡下各家各户的主妇们都善做饮食,元宵做得最拿手,用家乡的山楂、芝麻、核桃仁、枣泥为主,加上白糖,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吃起来齿颊留香。不知是哪家最先点燃了元宵夜,噼里啪啦地鞭炮声引爆了整个乡村,不绝于耳的炮竹声此起彼伏,飘荡夜空,打破了乡间的宁静,一道道光束银花划破夜色,形成一支震耳欲聋的交响曲。吃罢元宵节的汤圆,小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吆喝着同伴满街巷里钻出钻进。大人们乘兴走出家门,聚在一起闲聊,或去小镇上看着文艺演出。家家户门口挂着的红灯笼摇曳在夜风中忽明忽暗,每一盏灯有每一盏灯的心思,是乡亲们在里面点燃的对这新的一年新的祈盼与祝福。

年年岁岁过元宵,岁岁年年俗不同。如今,每到元宵佳节,乡村里各家各户门头上悬挂红灯笼的风俗早已湮没无闻。而是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吃完元宵,打点行囊,辞别家乡,出门打工或准备春耕。元宵节在庄稼人心中渐渐淡化而去,原本村庄元宵节的热闹,只能在梦里久久地回味了。



# 一碗咸“汤圆”

□ 夏爱华

多年前,我在山区的一所乡办小学任代课老师。元宵节那天,五年级学生王小慧的家长托人捎话给我,说王小慧过完年就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的事儿没人做。王小慧品学兼优,我不愿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女孩子被耽误,所以就骑车往她家赶,想做做她母亲的工作。山路崎岖,加上天寒地冻,十几里地的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当我到王小慧家时,天已经擦黑了。

王小慧一家人正在吃饭。我眼尖,一眼看到他们每人一碗汤圆,正在吃呢。看我进来,王小慧的母亲忙放下碗,把我让进屋里,然后让三个孩子去厨房吃。我开门见山地跟她说,小慧学习好,千万不要耽误她的前程。说了许多,但全不奏效。我顺口说了一句,今天是元宵节啊!那女人立刻客气地说,是啊,给你盛碗汤圆吧!我确实饿了,就点点头。那女人就去了厨房。我听到小慧小声说:“妈,你就下碗汤圆给我们老师吃吧,她走了十几里山路呢……”“可是,家里连糯米粉、豆沙馅都买不起……”我疑惑地想,不对啊,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明明在吃汤圆吗?

过了一会儿,一碗汤圆端了进来。香甜软糯,非常好吃。吃完汤圆,为解心中的疑惑,我故意说:“汤圆真好吃,再来一碗吧!”那女人一听便面有难色,张了张嘴,欲说还休的样子。小慧快言快语道:“老师,没有了。你刚才吃

的那碗汤圆,还是我妈到邻居家借的呢!”我的心一瞬间震惊无比,原来这碗汤圆是借来的。

那女人眼角盈泪,说:“老师,不瞒你说,我家是真穷啊!你刚进来时,我们全家正在吃汤圆。可是那种汤圆,我都不好意思让你看见……”她把刚才吃了一半的汤圆碗递到我眼前。我夹起一个“汤圆”,吃了一口就明白了。这是一碗咸“汤圆”。是把去掉了皮的萝卜削成一个个圆球的形状后放水中煮熟的。因为淡而无味,就放了点盐。我的眼眶湿润了。这别具滋味的“汤圆”,让我想落泪,也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小慧不能辍学,她一定要继续读书才行。

可是无论我怎么说,那女人就是不松口。她抱怨命运不公,说自己天生命不好,嫁到这个穷地方,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男人又死了,她拖着三个孩子怎么活……我情绪激动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那么,你的人生悲剧还要在小慧身上重演吗?”我把那碗咸“汤圆”推到她眼前,对她说:“难道你就忍心让小慧永远都吃这样的‘汤圆’吗?”女人听了,身子猛地一震,定定地看着女儿。半晌,终于缓缓地,坚定地地点了点头。

离开小慧家的时候,我心里无比欣喜。走出村子,转身回望,家家户户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我心里,那是希望之光在闪耀。



# 曹风

渔村舞龙 李海流 摄



# 母亲的花灯

□ 蔡源震

很喜欢唐伯虎的那首诗“有灯无月不误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似银。满街珠翠游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在我看来,日月交辉,游人如织,才算是真正的元宵节。

说起元宵节,便不得不说灯,说起灯,又总会情不自禁地怀念童年。儿时的元宵节至今想来,都是五彩缤纷的。那时刚过除夕,母亲便催着父亲动手给我们做花灯。父亲笑道:“这么着急?”母亲说:“有月无灯不算春,没春怎么行,花灯一定是要的。”只字不识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听到唐伯虎的这句“有月无灯不算春”,便固执地在每年元宵

节,要给我们做一盏花灯。

儿时的花灯都是自家做的,很简单,几根竹篾,红红的绢纸,再找出烟盒里的锡纸来,手巧的剪上几朵花或者动物,手不巧的,剪上几个棱形,再往红红的花灯上一贴,无论怎样,在我们看来,都是巧夺天工般地美丽。

最喜欢是元宵节的晚上,如果是个晴朗的天,那是非常美妙的,天上月辉轻洒,地上红灯漫行,最欢快的是我们的笑声。

后来,我上学了,那一天看到了唐伯虎的诗,因为那句“有月无灯不算春”,竟觉十分亲切,回家了再将该首诗念给母亲听,母亲只是说:“真好听!”她当成歌儿来听了。

大学毕业,我窝在城里不回家,元宵节便跑到街上看灯展。最喜欢的是宫灯,红红的,一片不断地转着,转出个西施浣纱,又转出个昭君出塞,可当看到嫦娥奔月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家了,站在大街上就给家里打起了电话,告诉母亲,我在看灯呢。

电话那头,母亲激动又温柔地说:“看灯好,有月无灯不算春,你爹也给你做了一盏灯,在院子里挂着,保佑你一年顺利!”听着,原本以为自己很坚强的我,竟流下泪来。

现在,我也是母亲了,儿子三岁那年,我早早地便给他准备了一个漂亮的花灯,老公笑话我:“天气不好,晚上跑出去玩花灯会生病的。”我说就算是在



家拎着也是好的,“有月无灯不算春!”春是什么,春是年首,春好了,便什么都会好的。

现在想来,从我的童年到儿子的童年,从母亲到我,元宵节的花灯,不仅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关爱与呵护!

# 「偷青」

□ 韦良秀



还未在春节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元宵节又在不知不觉间翩然而至了。

偷青,是我老家的风俗。青,无非就是菜园里的诸如白菜之类的植物;偷,意为摘。每到农历正月十五,一种亢奋、激动、喜庆的气氛开始在乡间弥漫。此时,浩浩荡荡的偷青队伍开始欢欢喜喜地朝农家田园进发。人们或说笑打闹,或放声高歌,或追逐嬉戏,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当静谧,更有朦胧诗的韵味时,偷青人不再喧哗,而是轻手轻脚猫着腰摸到菜园。那胖嘟嘟的豌豆、绿油油的青菜、嫩鲜鲜的花菜、水灵灵的小葱……总是让人想入非非。大家忍不住急急地“偷”开,逮住一窝青菜,用劲一扯,连根带泥拔起。新鲜泥土的芬芳夹着各种青葱的菜味,总是那样地令人陶醉。

最难忘的,是儿时爷爷带我去偷青。我不知道别的人的心情如何,反正我的心里满是紧张。走在乡间的路上,爷爷告诉我,即使自家的菜被偷了,也不准对别人抱怨或咒骂。如果谁违反了,第二年他家菜地的收成肯定不好。爷爷和别人不同,他每次只在别人的菜地里象征性地摘一棵白菜,然后还要用红纸包几枚硬币放在地里。我问爷爷:“人家都是摘了就走,你怎么还留钱啊?”爷爷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摘菜虽是风俗,但这菜是别人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能白拿……”当时,看着别人抱着刚摘到的菜“仓皇而逃”,我觉得爷爷真是太傻了,谁知道是谁偷的菜,谁又知道是谁留了钱?

时光匆匆如流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爷爷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而我也由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了漂泊于异乡的游子,但无论身在何处,我总会在元宵之夜,抬头遥望挂在天上的那轮皎皎圆月,当年偷青的情景以及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爷爷对我的谆谆教诲,再一次重临心头……

# 元宵·起点

□ 翟杰

元宵节最圆的不是元宵而是天上的月亮  
满眼皎洁映照出春天的脚步

元宵节最好的祝福不是前途似锦而是亲人嘴角的微笑  
梅花的暗香伴着一串串脚印依偎前行

母亲端来的碗里盛满了香甜粘粘着不舍与期许  
故乡的路是我生命中最优美的线条  
一颗元宵定格着我出发的起点

# 长河浪花

# 烟花燃尽又一宵

□ 佟展绪

墨黑的夜无论用怎样浓重的深邃,都遮挡不住婵娟那冰清玉洁的姿色——没有云的相随,没有星的点缀,她独自一人,守着寂寥的夜空。或许,正是如此凝重的夜色,才衬托得她那样的皎洁无瑕。

今晚的月,亮得出奇。我缓缓走进熙攘的人群中,对,一月,一塔,交相辉映。浓重的都市气息重重包裹在高耸的塔的周围。夜幕下,也许唯一能为自己色彩骄傲的就是塔,因为它的色彩与黑夜是如此相近。塔的右上方,一轮明月,包裹着至素若水的绸缎,冷冷的色彩,难以融入这欢乐的海洋。

人愈来愈多,不断向前涌去,暗示着一场视觉的盛宴即将在此处拉开帷幕。

又是警戒、警车、警察,每年的烟火晚会似乎都在重复这些单调的环节。我混在人群中,等待也成了一种幸福。

一声轰鸣,震破苍穹,黑色天际间划过一道白线。在人们的惊呼声中,城市上空撒满了无数朵绽放的烟花,或红,或绿,或紫,或黄……在夜色的衬托



下,它们尽情地释放着蕴藏已久的激情,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煎熬,为的就是这瞬间腾空出世精彩啊。尽管烟花的生命十分短暂,从点燃到化为白烟随风飘散只有短短的几秒钟,然而,对于烟花来说,拥有这样一个机会,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赢得无数的欢呼与尖叫,已足以成为一种光荣。惊艳仍在继续。没有停息,没有间隔,美丽在一味

喷涌。无数绚烂的色彩撕破了黑的夜,烟花仿佛要把它们所有的精彩在这一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白光一现,吐露出一朵金色的百合;绽放出一张开心的笑脸;喷涌出一对金黄的翅膀;撒落下满天晶莹闪烁的星星……

欢乐与色彩的交织,烟云和高塔的映衬,这真是一场难以忘怀的盛宴。欢呼的是人群,怒放的是烟花。高耸的塔依旧挺拔,遥远的月依旧清冷,只是不知看到这人世间的精彩,嫦娥是否会潸然泪下。

当一切烟花都燃尽,人散了,夜又静了。那边,淡黄色的孔明灯与丝丝缕缕不愿离去的烟云缓缓飘向远方,作为最后的结局。

人生也像烟花一样匆匆,前一秒还在绽放,下一刻却化为乌有。只留下,月也萧萧,夜也萧萧,烟花燃尽又一宵。那么我们何不趁绽放之时,像烟花一样为人们尽展自己的色彩呢?

